

【流光碎影】

## 珍珠泉水一两二厘

□孙葆元

靠山吃山。济南人拥抱着—怀泉水,自然是依泉吃茶了。茶与水是茶饮的双配,有好茶须得好水,没有好水,再好的茶也被遮住了味道。得茶易,得水难。再珍稀的茶,只要有钱就能买得到,水就不然了,一处好水是搬不走的。

泉城是茶城。  
为什么这样说?常言道,靠山吃山。济南人拥抱着—怀泉水,自然是依泉吃茶了。茶与水是茶饮的双配,有好茶须得好水,没有好水,再好的茶也被遮住了味道,所以陆羽在《茶经》里是写到水的。饮茶的人都知道,得茶易,得水难。再珍稀的茶,只要有钱就能买得到,水就不然了,一处好水是搬不走的。临水而居,济南人抱着七十二个泉眼烹茶畅饮,与其说得天独厚,不如说得泉独厚。怎么不是茶城!

自古以来茗家就为水排座次,唐朝的茗家刘伯当把最佳烹茶的水排了七个位次,依次为:扬子江南零水第一、惠山石泉水第二、虎丘石井水第三、丹阳县井水第四、扬州大名寺水第五、松江水第六、淮水第七。同是唐朝人,陆羽的鉴水思路却与其不同,他在《茶经》里说:“其水,用山水上,江水中,井水

下。其山水拣乳泉、石池漫流者上;其瀑涌湍漱,勿食之。久食,令人有颈疾。又水流于山谷者,澄浸不泄,自火天至霜郊以前,或潜龙蓄毒于其间,饮者可决之,以流其恶,使新泉涓涓然,酌之。其江水,取去人远者。井,取汲多者。”

宋徽宗并没有迷信茶圣,他论水说:“水以清轻甘洁为美。轻甘乃水之自然,独为难得。古人品水,虽曰中冷惠山为上,然人相去之远近,似不常得。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。其次,则井水之常汲者为可用。若江河之水,则鱼鳖之腥,泥泞之污,虽轻甘无取。凡用汤以鱼目蟹眼连绎并跃为度。过老则以为少新水投之,就火顷刻而后用。”宋徽宗是现实的,他的这番话还是主张就近取水。乾隆帝也是一位对饮用水津津乐道的茶客,自然知道古人对水的品评。他的可贵之处是不盲从,这位爷走遍大江南北,处理政

务、考察风物,他的鉴水不是凭一己口感,而是命人用银子做了一个盛水的小斗,走到一地,听说水好,不由分说,用银斗把水盛来,再放到戥子上去称,这一称还真称出名堂,他的结论是:北京玉泉山水每斗重一两,居首席;济南珍珠泉的水每斗一两二厘,居次席;长江南零水一两三厘,排第三;而惠山和杭州虎跑泉的水都是一两四厘,被挤出了前三。乾隆帝的法子科学不科学另当别论,那个时候国人尚无定量分析的观念,但是他是第一个用数据说话的人,不是圣旨,而是数据的比较。定论完全符合宋徽宗说的“清轻甘洁”的原则。

乾隆封趵突泉为“天下第一泉”,是从观赏的角度出发的,对珍珠泉水质的鉴定却鲜为当地人熟知,表面的气象总是掩盖着内在的品质。从此济南的水闻名天下。乾隆帝实在是济南水的品牌创建人。



【饮饌琐忆】

## 天冷好晾肠

□邱蕾

小时候,肉很少吃到,制作讲究的香肠连见都很少见过,别提品尝了。去南方住了几年,在那里,第一次吃到了香肠。妈妈把买回来的香肠蒸好,切成小块端上饭桌,浓郁的甜香之气顿时弥漫开来,蒸过之后红白分明的模样也加剧了这份期待,于是急不可待地夹起一块送进嘴里,一嚼,满口生香。

回到北方老家后,过年随家中大人吃酒席,见席间一盘颜色颇深的干肉,被切成薄薄的一片片,黑白分明,原来这也是香肠,家乡的香肠,和曾经吃过的南方香肠迥然不同。

后来,大家的日子都慢慢好起来,香肠渐渐成了年节的必备菜肴。那时的香肠咸味为主,突显北方特色,加工出来的香肠黑白分明,有很重的羊油味,切开时,可以看到小茴香之类的香料紧紧地沾在上面。虽然这香肠有很浓的羊油味,但也因此别具特色,咸香诱人,又很干硬,非常有嚼头。记得那时吃香肠,每次吃完都牙痛,不太敢再使劲吃东西,可每次见了这黑白薄片的干肉还是要大吃一番。苏轼因为喜欢荔枝,曾写下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名句,我想,我就是日吃香肠一大盘,过后牙疼也无妨吧。现在,因为南北交流的便捷,家乡的香肠也不再只是咸的一种,而是有了咸甜甚至辣多种口味了。

每年天气转冷,大概进入十一二月份吧,父亲就开始买肉找人加工香肠了。这些年,父亲总是去街上一家肉食店去做香肠,那家店的肉很干净,也没什么水分,做完后,店主还会把机器上填肉的地方卸下来,将里面的碎肉挖出,装进肠衣里,一点不让买主吃亏。这一厚道实在的做法让父亲感动,也因为其调的香肠味道好,因此,父亲多年来一直选择那家店。我想,店主的做法才是明智,应了那句话——吃亏是福。不把那点碎肉掖下,看似吃了亏,实则赢得了顾客的心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好再来”。

加工完,父亲回家就开始忙活着把这些肥嘟嘟、粗滚滚、不断往下滴着汁水的香肠缠到衣架上,再挂到晾竿上。这不是件多轻松的事,因为一个衣架上的香肠有好几斤呢端着举着也算是个累活。不过,累并快乐着,这是第一缕年味呢。而在往后的日子里,看着它们在阳光与风的浸润下一点一点变了样子,也是种享受。待风干得差不多了,取下存入冰箱,就够吃到年后了。

某天骑车回家,街边人行道上—个四方铁架子上,挂满了—串串的香肠,数量好多,看起来主要是咸味的,心想,这家人真爱吃香肠啊,也不管在大马路边晾晒卫生不卫生。现在,天气冷了,加工香肠的日子到了。不久,我们的阳台上也会挂起—串串粗粗的香肠,想想也让人嘴角生出笑意,那真是一个好看的年景呢。看见它,我就知道,这年,又快到了。

本版投稿邮箱:  
qlwbxujing@sina.com

【有此一说】

□耿全

“三山不显出高官,四门不对出王位”,这一民谚说的是济南古地理的特殊之处。民谚所说的“三山不显”即历山、灰山、铁牛山,传言这三座山没淹于地下,只露出了山顶,所以称“三山不显”。“三山”中以铁牛山为最奇,《续修历城县志》载:“府学启圣祠前玉带河西南,有石陷入地中,黝黑而光泽,如卧牛状而微露其脊,俗呼铁牛。”三山不显中的历山、灰山都是岩石,唯铁牛山质地非铁非石,似人工所为,又仿若自然天成。

铁牛山俗呼“铁牛”,不过是一块孤铁,长约五尺,高二尺有奇,略呈卧牛状。《山东通志》载:“平地涌出一铁牛,挖之愈深则牛亦随深而隐,填之则仍出上面,故名铁牛山,而实非山也。”铁牛最初在府学玉带河西南,后被埋入地下,2001年10月在庠门里街12号发掘出土,现存府学文庙。关于铁牛的记载,最早见于明万历年间王象春所作《铁牛》诗,诗云:“铁牛镇水深藏处,还似石鲸晚啸风,月下依稀头角出,时将黑饮池中。”王象春认为铁牛是前人所铸的镇城神物,这应当是明代民间的普遍说法。铁牛的位置虽在明代府城内,却在秦汉所建历下古城之外,且历史上鲜有铁牛镇城的惯例,所以镇物一说不足为信。铁牛位于府学启圣祠前玉带河畔,又被认为是古人铸造的镇城之物。文庙附近的玉带河由珍珠泉水系所引,非河道主流,更没有海眼,此处历史上也没有洪水泛滥的记录,所以这种说法也不足为信。

清代大兴考据之学,出现了对民间传说的反思,清代董芸认为明人王象春所言的“建城之镇”是“附会不足信”,他认为铁牛是纯度较高的铁矿石。清初顾炎武在《山东考古录》“考铁”条中言道:“汉时,济南为产铁之地。《后汉书》言‘东平陵有铁’、‘历城有铁’……今府学之铁牛,灵岩寺之铁架梁,皆铁之精英,发见于地上者也。”单从外观看,铁牛显然不是氧化过的赤铁矿或褐铁矿石,

## 探究“铁牛”身世之谜



济南“铁牛”

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。

虽自明代起就一直有关于铁牛的记载,但自古而今尚无人能说清铁牛出自何时,为何物。关于铁牛来历的猜测,有矿石说、铸铁说、矿渣说、陨石说等几种说法,各有各的道理。2001年省地质科学实验研究院曾对铁牛的成分进行检测,采样铁量占99.998%,镍含量占0.012%,属于高纯度的纯铁,它的铁含量比现代工业纯铁的含量还要高。本想通过检测揭开铁牛的神秘面纱,却因检测结果使铁牛身世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铁牛非矿石、非铸铁、非矿渣、非陨石,究竟为何呢?

根据检测结果,结合古代的冶炼技术,笔者猜想铁牛是古代的炼钢遗物。既然是人造之物,我们分析一下古代冶铁史,搞清楚铁牛的生产工艺,也就能大致推测出铁牛出现的时间了。

据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铁器检测可知,西汉早期(公元前2世纪中叶)就已经使用了炒钢技术,到了南北朝时期,炒钢技术已经非常普遍了,熔炼铁牛这样大体积的铁制品才成为可能。所以铁牛必出现在西汉之后,极可能是在炒炼技术非常熟

练的东汉、南北朝之后。

铁牛的生产,说到底还是钢的生产,就是用何种方式将生铁炼成钢的问题,而古代能同时冶炼如此大体量的铁制品的技术,就只有炒钢法一种。“炒钢”一词其实是现代的说法,明清时称之为“炒铁”,是冶铁工艺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在炒钢法之后,自南北朝开始又出现了灌钢法,至宋代已流行全国,逐渐取代了炒钢成为主流的炼钢方法。故从冶金工艺上看,铁牛应出现在宋代之前。

就位置而言,铁的粗炼往往都在铁矿附近,而炒钢、锻造等精细冶炼很多都靠近城邑。济南在汉代即有铁矿,《后汉书》言:“东平陵有铁”、“历城有铁”。汉代济南不仅产铁,而且锻造技术也很有名。由此可见,济南地区对铁的精炼、精锻在汉代已经是很普遍的事了。历下古城大概建于秦或西汉初年,故铁牛的出现不早于此。唐末宋初“易郭为城”,铁牛所在地逐渐成为内城,这之后是不可能进行大型冶炼的。而铁牛位于宋熙宁年间(1068年~1077年)修建的济南府学附近,故必不晚于宋初,很可能是宋代兴建文庙时发现的。而据唐代诗文可知,历

下古城外的东、北在唐代有良好的自然环境,此地唐代之后出现冶炼场所的可能性较小,故铁牛似应在唐代以前出现。

以上从古代冶铁的加工工艺、熔炼温度以及所处位置这三个方面分别进行了分析,都可以得出铁牛出现在西汉之后、宋代之前,而据技术普及程度及周围环境分析,铁牛应出现在东汉之后、唐代之前。

众所周知,铁牛的位置临近历下古城,附近自古就一直是大景区,正常情况下不会有大型的冶炼工场。所以铁牛应该是临时铸造、锻造某批产品时的意外产物,很可能是战时加工兵器的场所。铁牛的废弃,除了技术原因及炒钢时炸炉的可能性外,也可能是燃料突然供应不上,或是战争动荡,导致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再继续加工。历史上,济南地区时常成为局部战争的据点,东晋十六国时期,历城曾几易其主。北魏献文帝皇兴二年(468年)二月,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攻历城,冀州刺史崔道固降。南北朝时期,以历城为据点也发生过多次争夺战。铁牛的出现,或许就是两晋、南北朝时期某次备战打造兵器的意外产物。